笔墨留痕 青春追光

岁影文札

◆翁桂涛

11月8日，记者节。于我而言，它不只是属于新闻人的行业节日，更是我青葱岁月里一段温暖的记忆。每到此时，总会想起在大学记者团，与纸笔为友、与相机为伴的时光。那时谈不上怀揣远大的新闻理想，只是单纯喜爱文字，愿意走向人群，捕捉校园里鲜活的身影，挖掘平凡动人的故事。

记者团的办公室不大，常年堆着采访本、备用电池和厚厚的往期校报。闲暇时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翻看前辈们留下的稿件，互相点评习作，交流采访心得。前辈常说，新闻人的眼睛，要看见热闹背后的安静，也要听见喧嚣之下的心声。这句话，我当时似懂非懂，却悄悄记在了笔记本扉页。大家一同扛着相机跑活动，一起在电脑前改稿到深夜，有人卡壳时互相出主意，有人稿件受挫时彼此鼓励。一群热爱记录的年轻人彼此陪伴，那些并肩前行的片段，也成了记者节回忆里柔软的底色。

为了拍出合适的画面，我也曾反复蹲守场景，调整机位与角度，耐心等候转瞬即逝的瞬间。有时照片反复回看都不满意，便重新回到现场，细细观察光影与人情。渐渐懂得，文字与影像从来不是简单的记录，而是带着真诚去靠近，去读懂故事背后的人。这份对细节的执念，也一点点刻进习惯里。

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独立采访时的紧张。我提前草拟好采访提纲，对着宿舍的空气反复演练，就连一句简单的“您好，请问方便问几个问题吗”，都来回练习了许多遍。可真正站在老师与同学面前，心绪骤然慌乱，备好的话语乱了次序，笔下的字迹歪歪扭扭，恰如我当时忐忑无措的心境。

那篇稿子几经打磨，在一遍遍修改斟酌后，终于刊发在学校官网。望着屏幕上自己的名字，心底漫开难以言喻的欢喜。也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愈发热爱学生记者这个身份，开始用文字与镜头，定格校园里的每一场热闹、每一份坚守、每一步成长。运动会上冲刺的瞬间、深夜实验室长明的灯火、迎新季里家长送别时的背影、毕业典礼上腾空而起的学士帽……都成了我青春独有的印记。

新闻贵在时效。常常等到整栋宿舍楼安静下来，我仍坐在桌前逐字校对，反复品读、斟酌词句。其间，有挑灯熬夜的疲惫，有思路阻滞的迷茫，也有反复改稿的焦躁。可每当一篇稿件定稿刊发，那些平凡的人和故事得以被看见，所有辛苦便烟消云散，心底只剩下踏实与笃定。

我原以为，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社团实践。直到走出校园、步入职场多年，依旧与文字为伴，才慢慢发觉：这段学生记者的经历，早已悄悄重塑我的写作思维与行事方式，成为我一生受用的财富。

从前写作，多是随性抒发，想到哪写到哪。如今，无论是工作总结、公文材料还是散文诗歌，我总能迅速理清脉络、抓住核心，不堆砌辞藻，不空谈虚言——这正源于当年写稿时一字一句地推敲、一篇一稿的沉淀。

除了文字功底，一次次外出采访、对接沟通，也教会我待人处世的分寸。在与不同人的交流中，我学会静心倾听、换位思考，尊重每一份表达；采访任务时常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也推着我学会统筹节奏、高效落实，遇事沉得住气、扛得住压力。如今在岗位上面对繁杂事务、紧急任务，或是需要反复打磨的文稿时，我大多能够从容应对。

岁月倏忽而过，我早已告别学生记者的身份，不必赶赴一场场活动，也不用在深夜赶稿校稿。可那段背着相机奔走、伏案执笔的学生记者时光，没有随岁月淡去，反而愈发清晰，愈显珍贵。

往后，我愿始终心怀赤诚、笔耕不辍，继续做一名“追光者”，以温润笔墨记录人间烟火，不负青春时的满腔热忱，不负岁月赠予的美好际遇。

生活物语

那本泛黄的《骆驼》

◆余言

走进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正在展出的“赤诚铸基路　丹心耀天山——林基路烈士生平事迹展”，目光很容易被宏大叙事牵引：远赴边疆、办学兴教、坚贞不屈、壮烈牺牲。天山烽火里的故事震撼人心，也早已被反复讲述。可在展厅一隅静静陈列的《骆驼》校刊，纸页泛黄、字迹青涩，却让我驻足良久。

很多人记住了作为革命者的林基路，却少有人留意，英雄的种子，早在他就读于台山任远中学的少年时光里，便已悄然萌发。

12岁那年，林基路考入新创办的台山任远中学。受喜爱新文学的任课老师影响，他热爱作文、勤于写作，后来还担任了校刊《骆驼》的主编。民国19年12月1日出版的《骆驼》第二期，刊载了林基路以笔名撰写的《筹建任远中学校舍》《我们在都斛》，以及其他学生的多篇文稿。“我们现在的校舍是旧祠堂，本来，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内……已经是欢喜了……我们安敢以无堂皇的洋楼高卧为憾?！ 不过，我们的同学日渐增多，旧祠堂早已容纳不下；若是另行租赁祠堂，开支巨大，更会拖累校务建设推进。”在文章里，他和一众同龄学子写下对当时教育的叩问、对世道的观察。这不是应付课业的范文，也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，而是属于少年自己的思考。

这所扎根侨乡的学校，汇聚着海内外侨胞的殷殷期盼。一批心怀家国的青年教师在此播撒新知，侨乡子弟身在南海之滨，透过文字眺望广阔天地。少年们以校刊为园地，自由抒发心声，把对家乡、对时代的关切，一笔笔留在纸页之上。林基路的青少年时代，信息闭塞、读物匮乏，没有短视频，也没有随手可查的网络。但这群侨乡少年，愿意沉心读书，敢于提笔发问，将所见所思落笔成文。

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与他们少年时的境遇早已天差地别。烽火远去，山河安宁。我们不必踏上他那条以生命赴使命的道路，他的人生抉择，无法复刻。但有一种品质，穿越百年，不受时代隔阂——主动阅读，独立思考。这恰恰是当下我们容易忽视、也格外稀缺的品质。

指尖轻划屏幕，海量信息扑面而来。知识、观点、见闻唾手可得。如今，无论青少年还是中年人，各个年龄段的人，“知晓”的内容远多于百年前的少年。可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被动接收信息：刷过、看过、听过，却很少停下辨析、沉淀、追问。信息从眼前匆匆流过，倘若不经思考消化，便无法内化为信念，转化为前行的力量。于是便出现一种吊诡的现象：掌握的碎片信息越来越多，独属于自己的想法却越来越少；见识看似广博，内心的定力却容易动摇。知道得多，从来不等同于有素养、有思想，更不等于能够扛起担当。

读懂林基路，不能只看见天山之上的慷慨悲歌，更要看见当年在任远中学，那个执笔撰文、筹办校刊的少年。他后来义无反顾的抉择，并非一时热血冲动，而是长期读书、持续思辨后，逐步树立起的价值追求。少年时养成思考的习惯，长大之后才清楚该坚守什么、奔赴何方。《骆驼》这个刊名本身，亦藏深意：骆驼穿行荒漠，步履沉稳，耐得住漫长求索，不盲从、不浮躁，一步一步找寻方向。

不必人人都做烽火中的战士，但人人都可以成为会独立思考的人。

对今天的孩子而言，理想的起点，不是宏大口号，而是学会提问、学会分辨，不轻易被涌来的信息流裹挟；对我们成年人来说，坚持思考，是对抗浮躁、守住本心的必修课。我们拥有远比前人更便利的信息获取条件，更应当珍惜这份便利，而非沉溺于浅层浏览。

离开展厅，那本泛黄的《骆驼》总在脑海浮现。薄薄一册刊物，承载的并非惊天壮举，而是少年最珍贵的求索姿态。百年光阴流转，时代场景几番更迭，但思考的价值，永远不会过时。

心灯漫笔

一字藏家国 联韵照初心

◆赵清波

在开平立园泮立楼内，祖先神龛的两侧镌刻着一副意蕴深沉的楹联：“宗功伟大兴民族，祖德丰隆护国家”，为园主谢维立亲笔题写。这副近百年前撰就的对联，跳出传统宗族联文祈福家宅的常规，将民族大义、家国理想凝于方寸笔墨，是解读五邑华侨家国情怀的珍贵实物。

立园1926年动工，1936年初步落成，彼时中国大地正处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。长期旅居美国的谢维立，在民族危亡之际返乡，历时十载建成这座中西合璧的华侨园林。他筑造的不只是亭台楼阁，更把对民富国强的深切期盼，镌刻在楹联之上。无数五邑华侨亦是如此，远隔万里重洋，以侨汇寄乡，建设故土，托举起振兴中华的朴素心愿。

这副楹联最动人的巧思，藏在汉字字形之中。下联的“国”字特意改制，框内嵌入一个“民”字，暗喻国以民为本；上联末字“民”，末笔逆势向上出头，寄寓唯有民族独立，百姓方能扬眉吐气的愿景。一藏一出之间，道出先辈质朴的家国要义：国强方能护民，民富方可兴邦。国家是百姓最坚实的依托，人民是国家最深厚的根基。

这份家国信念从来不是纸上空谈，而是一代代五邑侨胞以行动铸就。孙中山曾言“华侨是革命之母”，五邑侨胞正是这一论断最鲜活的践行者。辛亥革命时期，邓荫南、司徒美堂等侨领，以及陈少白等革命活动家，奔走海内外，捐资出力襄助革命；矢志实业救国的陈宜禧，倾尽毕生心力主持修建新宁铁路。抗战烽火燃起，海外侨胞再度挺身而出：司徒美堂牵头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，发动侨胞捐款；郑潮炯远赴南洋义卖瓜子募集善款；伍丹谷秉持“先国而后家”认购救国公债，更有黄毓全等华侨子弟毅然归国、浴血捐躯。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银信，字里行间尽是游子赤诚。

历经岁月淘洗，这副楹联至今仍保有鲜活的教化力量，是侨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。青少年走进立园实地研学，读联解字，串联碉楼、银信博物馆、梅家大院等侨乡史迹，让它们诉说背后故事，把家国同心的种子播撒进侨乡青少年的心底。

从辛亥革命慷慨助饷，到抗战年代毁家纾难，再到今日侨胞回乡兴学、投资兴业，“兴民族、护国家”的信念早已熔铸进五邑侨胞血脉。一副百年老联，承载跨越山海的侨心，亦激励新时代侨乡儿女接续前行，让赤诚家国初心代代相传。



《观海》小雨 摄

诗歌

秋深了……

◆胡晓峰

风，把大山的秋色再沉一层
没有缘由
心，忽然收紧了些许

只是晚秋，只是
秋深了

思念从不会借一件事开场
季节本身
就是念想

空下来的时光
与对你的惦念，一并
轻轻，隐入尘土

檐下絮语

卷发心情

◆羽翎

我坐在发廊的椅子上，镜子里的自己扎着高高的马尾。3个小时后，这束马尾就不在了。我忽然有点想哭。

理发师是男士，洗头的是他妻子。这家夫妻档理发店，在我们小区开了很多年。小区里不少人，都来这儿剪发、染发、烫发。

每天回家，我都要路过这家店。总能看见一缕缕碎发从人的头上落下来，扫到地上，再收进垃圾桶。店里常常客人不断，有时候想剪个头，前面排着两三个人，至少要等上两个小时。

那天路过，店里空荡荡的。理发师正对着镜子梳自己的头发，梳子把他头顶的卷发梳出高颅顶的样子。这般模样，我在城里从没见过。我驻足看了3分钟，他从镜子里斜瞥到我，转头望过来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也想烫个头发。

他打量我的脸型，摸了摸我的发质与长度，最后对我说，小波浪卷发很适合我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第一剪刀落下，我的马尾没了。

这是我用5年时间慢慢蓄长的头发。发丝落在地上，悄无声息，如同坠落在地的时光。我一时有些发懵，头上那份时常随动作晃动的重量骤然消失。仿佛有什么东西，一下子从我的身体、心底抽离出去。究竟是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前一晚上课，我第一次留意到我的瑜伽老师。她一头长发编成麻花辫，发尾快要垂到臀部。平日里她总把头发盘在头顶，那天却散了下来。她带着几分骄傲跟我们说，这头发她10年没有剪过。我问，长发平时好打理吗？她摸了摸用彩绳系住的发尾，说还行。我又问，有没有想烫个羊毛卷？她说还没想好，只想看看头发长到小腿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
我抬手摸了摸刚剪短的头发，心里忽然生出几分羡慕。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而我，并不清楚。

上药水的时候，头皮泛起一阵凉意。我又一次暗自疑惑：我到底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来烫头发？

出门烫发前，我知道要耗很长时间，便往包里塞了本从图书馆借来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。上卷杠的时候，我翻开读了起来。发廊也备着《瑞丽》《时尚》这类流行杂志供客人消磨时间，但我还是想带上自己喜欢的书，打发烫发的这两个钟头。

烫发的心境，有点像手里这本悬疑小说。

第一章：期待。理发师在头顶修剪削剪，我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心里满是遐想。

第二章：煎熬。上卷、敷药水，药水的气味不算好闻。我捧着书，哄自己，这是头发在吮吸春日雨露。可一层层锡纸包裹上来，头皮绷得发紧，又像在接受审问。

第三章：揭晓。不管烫的是大卷还是小卷，玉米须或是直发，都是在漫长等待里，等候一本结局未知的书。

我望着镜子里那个头上裹满锡纸的人，忽然觉得她有些可怜——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觉得当下这副模样很怪异。

拆掉卷杠的瞬间，发丝一卷一卷弹开，像初生小羊的绒毛。镜中的人朝我轻轻一笑，我也跟着笑了。

镜中人左右转头，那些卷发不再是从前笔直的模样，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束成一把，一卷叠着一卷。我把一根手指插进发间，抓着发丝捋直，一松手，它又弯成一道波浪。我想，我想要烫发，或许不是单纯想变好看。我说不明白缘由，心底只是藏着一丝惶恐：害怕自己永远扎着马尾，害怕发丝一直平直，就这样直到40岁，慢慢老去。

后颈留着药水加热灼出的一道黑印，老板娘拿湿巾擦拭，微微刺痛。这股热辣的触感，算是我为“换一个自己”付出的代价。

回家路上，风一吹，卷发拂在脸上。我没有抬手拨开。

我想，就任它乱着吧。反正来日，等头发重新长长，我依旧可以再扎起马尾。

节气故事

古诗词里品立冬

◆莫云

翻到李白《立冬》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”目光抚过字句，嘴角不自觉弯起笑意。千年前的立冬日，笔墨凝了轻寒，诗人无意苦吟新作，只守着暖炉，时时温一壶醇酒。我低头看向手边的保温杯，枸杞与红枣在热水里慢慢舒展，淡淡的热气袅袅升腾。儿时的立冬没有雅致的火炉，母亲守在灶台添柴，大铁锅里炖着萝卜肉块，蒸腾的白雾蒙住厨房玻璃窗，化作一片朦胧毛玻璃。我总伸出指尖，在雾上勾画小小的人像，画完哈一口气轻轻擦去，反反复复，乐而不倦。那时读不懂“寒炉美酒时温”的悠然，只晓得冬日的欢喜，藏在灶膛跃动的火光里，沉在碗底最后一口热汤的温润中。

继续往下翻，便遇见陆游的句子：“方过授衣月，又遇始裘天。”短短十字，写尽立冬添衣的古俗。记忆缓缓漫上来，年少时每近立冬，母亲便把樟木箱从床底拖出来。箱里叠放着一家人的厚棉袄，箱盖一开，清浅樟香扑面而来，常常引得我连连打喷嚏。她坐在床边，一件件抖开衣物，细细查看长短是否合身、纽扣有无松脱，低声清点，如同检阅一队整装待发的伙伴。棉袄厚实臃肿，穿上后手臂都不便弯折，走起路来模样憨拙。如今我选购的羽绒服轻盈柔软，手机上下单，隔日便能送到家门。可心底总会念起那件厚重的旧棉袄，想起抖开衣裳时，阳光里漫天飞扬的细尘。

厨房内，砂锅中的山药排骨汤以小火慢煨，汤面微微起伏冒泡，仿佛大地平缓绵长的呼吸。立冬的内核，尽在一个“藏”字。古时百姓藏粮、藏菜、藏佳酿，地窖堆叠白菜，陶罐封存腌菜。母亲那一代人，还保留着这份时节的仪式，每到这时便腌一坛萝卜，搁在厨房角落，坛沿盛水密封，时不时传出细微气泡声，仿佛坛子在低声私语。小时候我总想掀开盖子瞧一瞧，总会被母亲轻轻拦住：“跑了气，萝卜就没有脆爽口感了。”如今母亲嫌工序烦琐不再腌制，说超市里各样食材随手可得。上月逛菜场，看见水灵的萝卜堆成小山，忍不住挑了几只带回家，切片撒盐、挤去汁水，装进玻璃罐，添醋加糖慢慢渍腌。孩子凑过来好奇地询问，我说正在腌萝卜，她应了一声便跑开，和年少的我一样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
古人尚有诗句：“寸积簪炉炭，铢称布被绵。平生师陋巷，随处一欣然。”从前的人，薪柴棉帛都细细积攒，精打细算，却拥有“随处一欣然”的心境。年少读这一句，总以为是境遇所迫的自我宽慰，如今才懂得，那是发自心底的安然喜乐。炭火旺不旺，被褥厚不厚，原不能左右内心的安稳。

窗外银杏又飘落几片黄叶。我合上诗集搁在膝头，汤香从厨房缓缓漫出，温润绵长。古时立冬，人们忙着收储、窖藏、酿渍、烹煮；现代人的日子，填满工作、采买、接送孩子。褪去外在形式，内核原是相通：收拢细碎日常，放缓匆忙步履，给漂泊的心寻一处栖息的归巢。

清风再度穿窗，银杏叶在空中旋舞，一片轻轻贴在纱窗上，恰似季节寄来的信笺。我没有伸手摘下，任由它静静停留。等到时机到来，它自会随风飘落，奔赴属于自己的归途。四季更迭，敛藏不等于沉寂，而是默默积蓄力量，在平凡烟火之中守住心底暖意，从容等候来年春风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